

国际责任： 一种新“文明标准”？*

毛维准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显著议题。它不仅是各个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实践场域,而且充当一种具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国际规范力量。作为国际规范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文明标准”在国际承认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变迁,“文明标准”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并包括进许多国际政治新议题,也展现出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越来越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对不负责任行为的恐惧”取代“对野蛮的恐惧”的趋势,国际责任议题日益成为“新文明标准”的关注对象,国际负责任规范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评价国家行为体资格与国际地位的重要标杆,可以说,国际责任履行行为及其潜在规范可能塑造一种替代性的承认工具,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组织原则”之一。国际责任充当“新文明标准”既可以在文明—责任联结与国际承认实践中展现可能性,又因为全球风险加剧、国际秩序变迁与新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标准”的内在逻辑等因素而得以激活和延伸。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国际责任维度的“文明标准”也面临若干限制与制约,因此其在国际承认实践中的重要性不宜过分拔高。

【关键词】 国际责任;文明标准;国际承认;国际规范

【作者简介】 毛维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8)10-0050-27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BGJ03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的中肯建议与批评。文责自负。

一 引言：“为承认而斗争”

就本质而言,人类是一种分类动物。根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观点,分类具有一种“自我的价值(a value of its own)”,它可以适时反映出“出场之次序(order of appearance)”。^① 基于寻求一种“一致”次序,分类是人类思想的“实质特征”之一。^② 国际社会的“区别分类(differentiation)”也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兴议题。^③

与之相关,人类也是一种既寻求自我存续也追求他者承认的物种。^④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承认具有清晰的“构成性”特征,甚至可以说,国际社会便是由“承认实践”构成,国家既需要“自我描述”也需要“奋力以获得他者承认”;就其实质而言,国家也是“由其他国家认可的”法律人格构成,承认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最为主要也最为基础的一个维度”。^⑤ 可以说,承认能够创造“宽容的环境”从而允许相关国家“界定或者重新界定国际生活的‘常态’标准”。^⑥ 因此,有学者才宣称“迄今为止的当下国际社会历史便是这种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⑦

同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既包括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简单承认或者身份认同的承认,也包括国际社会特定俱乐部中的角色认可,比如说国际领导、国际共同管理者或地

① Claude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3;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9.

② Robert Delière, *Lévi-Strauss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Oxford: Berg, 2004, p.76, p.83.

③ Jack Donnell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An Approach to Structu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1, 2012, pp.151-176; Jack Donnelly, “Rethink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From ‘Ordering Principles’ to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 No.1, 2009, pp.49-86; Barry Buzan and Mathias Albert, “Differentia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3, 2010, pp.315-337.

④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⑤ Hers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AMS Press, 1947, p.63; Jens Bartelson, “Recognition: A Short History,”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0, No.3, 2016, pp.313-316; Erik Ringmar,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3.

⑥ Emilian Kavalski,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of Normative Pow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nd Normative Power China in Contex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8, No.2, 2013, p.259.

⑦ Erik Ringmar,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11.

位承认等。^① 托马斯·林德曼(Thomas Lindemann)指出,国家行为体不仅需要为身份认同而奋斗,也需要为了其尊严(dignity)而斗争,并且这两个方面“彼此依存”;他也暗示,“为承认而斗争”同时包含“共同体之平等成员资格”之为尊严而战与“特殊的高级身份”或更高国际地位之为威望(prestige)而战等两个面向。^② 这恰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国家,像个人一样,不仅渴望生存,而且渴望荣誉,不仅渴望安全,而且渴望尊严”。^③

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承认这种工具的最重要一步便是标准设定与选择。如林德曼所言,承认之战需要一种“社会接受且普遍认可的尊重准则”。^④ 从近代国际体系的拓展历史实践来看,“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便是这种承认工具,它被“应用到国际法中,以区分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国家或民族,从而决定其在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资格”。^⑤ 根据江文汉(Gerrit W. Gong)的观点,文明标准可以定义为“一系列用来区分那些属于某一个特定社会(根据定义指‘文明’社会)之人的隐含的和明确的假设”,其功能包括表达“某个国内社会或国际社会自觉界定其成员特征的方式”,规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戒律”以及界定“自身成员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他者之间的区别”等。^⑥ 林瑞谷(Erik Ringmar)甚至认为,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区分国家文明与否事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等规则的存亡,“你越认为国际法重要,你就会越严格(实际上激进地)去区分文明与不文明的国家”。^⑦

然而,尽管国家承认与“文明标准”联系紧密,“文明标准”术语却在国内外大多数

① 如 Reinhard Wolf,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Status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3, No.1, 2011, pp.105-142; Marina G. Duque, “Recogniz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2, No.3, 2018, pp.577-592.

② 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0, p.9; Thomas Lindemann,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209-213. 当然,林德曼实际上偏向于将关注重点放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资格”方面,并将为承认而斗争落脚在“为尊严而斗争”之上,而不是为了特殊身份而奋斗。

③ 雷蒙·阿隆著,朱孔彦译:《和平与战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④ Thomas Lindemann,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p.213.

⑤ Brett Bowden,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Martin Griffiths, ed.,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Politics*, Oxon: Routledge, 2005, p.776.

⑥ 江文汉:《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载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主编,周桂银、储召锋译:《国际社会的扩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⑦ Erik Ringmar,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10.

国际关系承认的主流理论探索中基本居于失语状态。^① 这一方面可能与传统“文明标准”话语体系中的西方霸权倾向相关,学界刻意做出议题之间的区隔,因为传统的“文明标准”在发展之中充斥着诸如歧视、强加、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多种印记,并最终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承认理论的德国路径和“文明标准”的英国学派间的人为隔阂有关。这种张力也为学界进一步超越传统“文明标准”思维、探索与时代要求更为贴切的承认之“文明标准”提出了要求。

二 “文明标准”:研究现状与责任转向

“文明标准”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有四个特征。其一,全球性“文明标准”是学界研究的重要目标。例如,江文汉认为,全球性国际体系对全球性“文明标准”确立身份边界和展现规范价值提出了相应的要求。^② 其二,“文明标准”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托马斯·比尔斯迪克(Thomas J. Biersteker)总结了一系列承认标准的“重要改变”,包括有效控制领土空间、合法性、承担国际义务和民主治理等。他认为,承认标准是一个“不平衡、不连贯、抵抗甚至有时发生逆转”的过程。^③ 其三,国内议题是当前承认标准的主要着眼点。大多数学者都将政府治理能力、公民权利保护与法治等视为“文明标准”建构的基础。^④ 其四,“新文明标准”讨论开始呈现承认理论与实践对内部和外部事务的双重关注。较早提出“文明标准回归”的戴维·费德勒(David P. Fidler)认为,“文明标准”正从威斯特伐利亚文明向自由与全球化文明转变,其中,人权保护、市场自由化、政府治理、法治、国际参

① 例如 Erik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2, 2002, pp.115-136; Erik Ringmar,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3-23; Emilian Kavalski,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of Normative Pow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nd Normative Power China in Context,” pp.247-267;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1995。中国学者成果参见赵俊:《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79—89页;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5—155页;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63—84页。

② Gerrit W. Gong,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Today,” in Mehdi Mozaffari, ed., *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78.

③ Thomas J. Biersteker,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p.157-176.

④ Georg Schwarzenberger,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urrent Legal Problems*, Vol. 8, 1955, p.220;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14-21; Brett Bowden,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p.777.

与、西方国际规范和国际法适用等恰恰是“新文明标准”的着眼点。^①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接受了“文明标准”及新标准的出现，并将其提升到中国崛起与国际社会融入的高度上。^② 例如，潘亚玲认为，“文明标准”尽管是一种西方“道德霸权”，却可以作为一种“镜鉴”工具反思并从其框架中寻求丰富中国外交应对和平发展不利环境的思路。^③ 张小明指出，中国在人权、人道主义干涉、民主、市场经济与环境主义等“新标准”方面承受着西方世界的“极大压力”，中国需要系统地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规范制约、重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并做出合宜的政策选择，特别是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修订和创建，努力影响国际规范变迁过程”。^④

因此，“新文明标准”讨论至少从两个方面延伸了传统“文明标准”的涵盖范围。一方面，新研究在空间维度上致力于探求超越欧洲本位的“普世性”或全球性国际社会标准；^⑤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还是以欧盟为重点或基于西方中心讨论欧洲标准的对外延伸，^⑥但是已经有注意力投射到非欧洲国家和新兴大国之上。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者依然掌握着“文明标准”话语权，他们尽管关注新兴大国的角色，却仍然以西方本位的视角来予以审视。^⑦

① David P. Fidler, “The Return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No.1, 2001, p.150.

② 除国际政治视角外，也有学者通过历史路径来聚焦该问题，如刘文明：《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载《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第32—42页；任东波：《“文明”标准与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载《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第7—11页。

③ 潘亚玲：《“文明标准”的回归与西方道德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39—45页。

④ 张小明：《诠释中国与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23—47页；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规范变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275页。

⑤ David P. Fidler, “The Return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pp.127-157; Brett Bowden, “In the Name of Progress and Peace: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Universalizing Project,”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29, No.1, 2004, pp.43-68; Mark Mazower, “An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 Empire,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2, No.3, 2006, pp.553-566.

⑥ Hartmut Behr,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Legacies of Imperial Rule? EU Accession Politics Viewed from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No.2, 2007, pp.239-262; Yannis S. Stivachtis,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ase of European Union Expans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14, No.1, 2008, pp.71-89; Yannis S. Stivachtis, “‘Civilizing’ the Post-Soviet/Socialist Space: An English School Approach to State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the Cases of NATO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 *Perspectives*, Vol.18, No.2, 2010, pp.5-32.

⑦ Dimitrios Strokos,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Standard(s) of Civili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42, No.3, 2014, pp.546-556; Yongjin Zha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Redux: Towar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3.0?” *Millennium*, Vol.42, No.3, 2014, pp.674-696;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57—69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责任在“文明标准”讨论中成为国内外学者经常提及却未严肃考虑的一个切入点。江文汉宣称“文明国家”必须“通过维持恰当且长久的外交交流与沟通平台来承担国际义务”,并指出有证据显示“特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负责任角色”。^① 卢克·格兰维尔(Luke Glanville)认为,国际承认除了强调主权的国内评估外,还特别“将承认与责任联结起来”。^② 还有学者强调大国“特殊责任”既与大国实力评价相关也与管理性功能评价相关。^③ 诸如“负责任主权”和“保护的责任”等议题也屡屡见诸“新文明标准”、国际规范变迁与国际社会拓展之中。^④

“文明标准”之国际责任转向为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适应且重构国际规范并主动参与“新文明标准”塑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逻辑起点。伊恩·克拉克(Ian Clark)认为,“责任”概念体现了规范与物质权力互动过程的实质,因此,“责任”不仅是国际政治进程的“规则书”,更是“记分卡”;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便是围绕责任议题展开,如果其相互重构“存在汇合点”的话,那“必然是”围绕责任概念而产生。^⑤ 张小明也将“负责任大国”直接提升到中国参与“新文明标准”和国际规范建构的高度,中国需要改变西方偏见的“不够文明”评价,关键一步便是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适应国际规范变迁并坚持融入国际社会等。^⑥

因此,探讨一种对外维度的“文明标准”,特别是将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似乎成为与承认相关之研究的必要课题。如图1,为了建构一个从国际责任到“为承认而斗争”(包括成员资格的尊严承认和特别身份的威望承认)的基本理论脉络,一方面,本文试图从国际成员资格、国际合法性、文明内容演化与主权制度等四个维度展现国际责任作为“文明标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本文致力于从社会风险结构、国际秩序转型、“文明标准”演化逻辑与西方国家的履责实践等维度呈现国际责任充当“文明标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① 当然,其国际责任与义务内涵略显狭隘,诸如“遵守公共性国际团体(或联盟)以及参加国家会议”等,参见 Ge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15, p.19.

②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2, 2011, p.246.

③ Mlada Bukovansky, et al.,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Global Problems and American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5.

④ Kalypso Nicolaidis, et al., “From Metropolis to Microcosmos: The EU’s New Standards of Civilisation,” *Millennium*, Vol.42, No.3, 2014, pp.718-745; Yongjin Zha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Redux: Towar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3.0?” pp.674-696.

⑤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57—69页。

⑥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第263—2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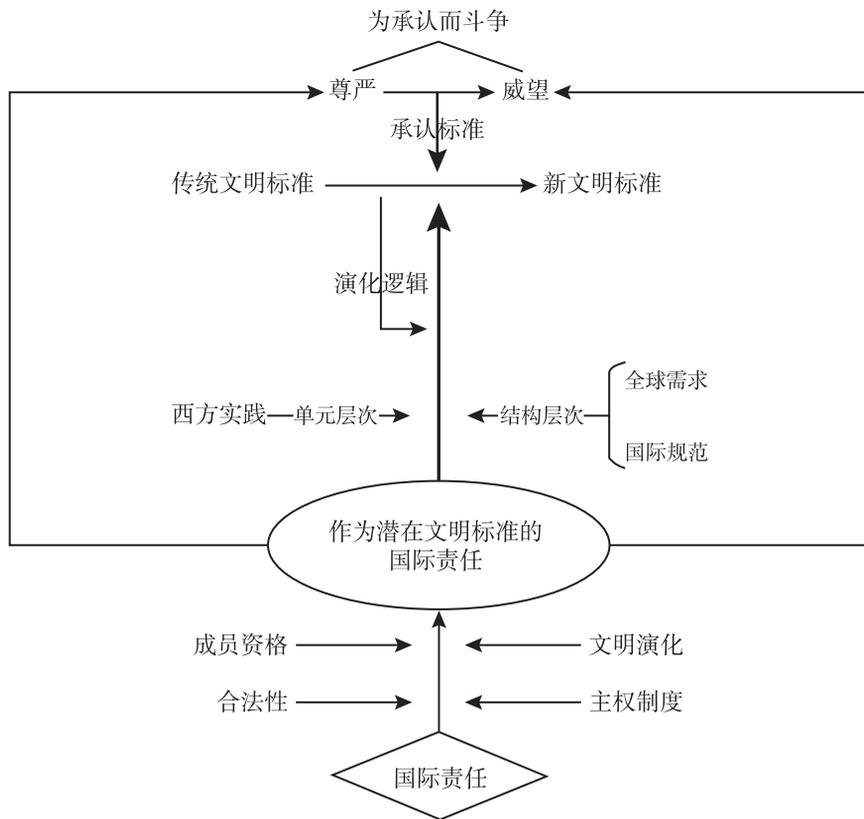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学理基础：联结“文明标准”与国际责任

既然“文明标准”在变迁之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诉诸外在性承认规则的倾向，并且展现出国际承认与行为体责任相联系的趋势，那么作为国际规范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标准”是如何囊括国际责任议题并将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规范吸纳进当前国际关系承认之国际规范体系中呢？本部分将从理论上梳理文明与责任等基础概念之间的基本关系，立足于国际责任概念从四个维度展现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的联结，并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与承认实践角度展现责任与国际责任因素在其外交政策建构与国际事务互动方面的多个线索，从而进一步佐证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之间的理论联结。

(一) 文明与责任:一种基本关系

文明和责任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责任被认为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自身一样古老”的概念。^①当然,不可否认,责任更是一个“难以捉摸且含混不清”的概念。^②从元概念上来说,责任拥有一系列核心要素,包括理性、推理、理解、能力、自愿、因果、意愿和自由行动等。^③百余年来,责任已经从一个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演化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并与一系列其他术语相联系,比如问责、惩罚、回应、义务、评价、职责和规则等概念。与此同时,责任也与正义、伦理和道德等相互联系。^④有必要指出的是,责任与义务(obligation)相近,不过,义务更为凸显“责任的明确道德含义”,例如应该或者不应该;责任经常用于为了(for)施动者而作为,义务则经常用于施动者所内在承载(of)的作为。^⑤

一般而言,责任与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内部关系即“责任作为一种文明”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1)共同体内部公民资格的呈现;(2)文明背景对责任的制约;(3)两个概念与主权的具体联结。

首先,在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文明和责任是通过“公民(citizen)”联结起来的。从词源学上来说,文明与公民的(civil)、文明化(civilize)、礼仪(civility)和公民等词汇同源。^⑥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对公民而言都至关重要。^⑦“公民”可以定义为在诸如

① William Schweiker, *Responsibility and Christian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

② David Mill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82.

③ Richard McKe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in Zahava K. McKeon, ed., *Freedom and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Richard McKe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62-87;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sponsibility,” 2009, <http://www.iep.utm.edu/responsi/>, 访问时间:2018年5月27日; Michael M. Harmon, *Responsibility as Paradox: A Critique of Rational Discourse on Government*,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pp.22-23;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2004, <https://www.iep.utm.edu/coll-int/>, 访问时间:2018年7月26日; Peter A. French, *Collective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84.

④ Richard McKe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pp.62-87.

⑤ Michael M. Harmon, *Responsibility as Paradox: A Critique of Rational Discourse on Government*, p.26.

⑥ Mark Neocleous, “The Police of Civilization: The War on Terror as Civilizing Offens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5, No.2, 2011, pp.144-159; Bruce Mazlish, “Civilization in a Histor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in Saïd Amir Arjomand and Edward A. Tiryakian, eds., *Rethinking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4, p.14;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Allen Lane, 2011, pp.1-2;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pp.3-7; Brett Bowden, *The Empire of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mperial Ide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23-46.

⑦ Luigi Bonanat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9.

“共和国”等共同体中“为政策和相应安排承担某种份额责任”的个体，基于此，履行“公共责任”被认为是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① 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便认为，政治责任是一种“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公民实际上是一种“许多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②

其次，责任的内容依赖于文明的演化。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经常指涉“政治或经济、宗教或技术、道德或社会的若干事实”，^③文明提供了一种首要架构，从而制约一系列价值、道德、伦理、信念、观点、偏好和推理等。一方面，责任与道德伦理相关联。这种“互惠”维度由文明中的价值排序所影响。^④ 世界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是“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自由和理解是责任概念的双重支柱。自由与“尊重其他人的信念和观点”密切相连，理解则是对“信念和推理的内在把握”。在此，文明可以影响到共同体内的信念、观点和推理的意义。进而言之，责任与真理和价值以及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存在一种“自反关系(reflexive relation)”。^⑤

最后，文明和责任最终合流并交汇在主权制度之上。作为一种“文明的礼物”，^⑥主权是一种“社会构造物”。^⑦ 实际上，拥有主权与一系列社会事实或文明相联系，包括“理性、社会契约、农业、产权、技术、基督教、一夫一妻制以及/或者国家资格的架构与运作”等。^⑧ 伴随文明的进步，责任和义务概念在主权制度中也展现出多变和演进的基本特征。基于从早期现代主权到公共主权再到当前国家主权的发展过程，格兰维尔重点发掘了主权制度中的责任因素，特别是展现出殖民主义和人道主义干涉背景下欧洲与非欧洲国家交流(主要是承认)中的责任所在和与人权相关联的责任要义。^⑨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甚至超越当前“作为责任的主权”概念提出了“主权责任(sovereign obligation)”理念，着眼于在“高度关联”的世界中“拓展并适应”国际秩

① Jeffrey Stout, *Blessed Are the Organized: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0.

② Richard McKe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p.81.

③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p.4.

④ Richard McKe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p.64.

⑤ Richard McKe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pp.82-85.

⑥ Martti Koskenniemi, *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98-178.

⑦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p.235-237; Thomas J. Biersteker,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p.171.

⑧ Joanne Barker, “For Whom Sovereignty Matters,” in Joanne Barker, ed., *Sovereignty Matters: Locations of Contestation and Possibility in Indigenous Struggles for Self-Determin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p.3.

⑨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p.233-255.

序的传统原则,进一步强化一国对其他国家的责任,从而试图在国际结构中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与网络摩擦中的国家互动行为。^①

(二) 国际责任:介于法律与政治之间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特定国家的责任可以分解为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国内责任植根于“内部层面上由个体组成的相关制度与行动的结构”,国际责任则源自“外部层面上与其他团体的多重关系”。^② 不过,不同的视角对“国际责任”的界定并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个介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概念,既与国际规则或规范相关,也与国际政治中的相关议题或国家实践紧密相连。

国际法学界一般采取比较狭义的国际责任定义。在国际法之中,“国际责任”概念更多地倾向于一种被动消极的国际义务概念,并且大多数时候与“国家责任(state responsibility)”相近甚至同义。它实质上是指国家责任的外部维度,特别关注特定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③

国际关系研究者大多采取一种较为宽泛的国际责任定义。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国际责任的内涵伴随时代的进步变得越来越丰富(见表1),国际责任视角既关注战争与和平等高级政治,也关注人权保护和经济安全等低级政治,还致力于从秩序护持与制度安排等角度管理国家之间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平和稳定运转。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依据国际责任之主体特性、客体属性与责任内容(议题优先与角色承担)等维度将国际责任划分为至少14种国际责任类型,展现出国际责任与权力、制度和身份认同等不同国际关系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④ 这些细化的类型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责任概念的基本范围,体现出国际政治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责任化”趋势,并为国际责任充当“新文明标准”提供了相关指标。

(三) 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一种聚焦式联结

基于上文讨论,国际责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承认的准则,可以至少分为四个维度,即国际社会成员资格、国际合法性诉求、国际层面的文明大转型以及深化责任要义的主权制度的演化。

① Richard Haas, “World Order 2.0: The Case for Sovereign Oblig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2017, pp.2-9.

② Richard McKe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p.82.

③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1; James Crawford, *Introduction: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200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2.

④ 毛维准:《国际责任概念再审视:一种类型学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第68—100页。

表 1 国际学界的国际责任与义务议题示例

赫德利·布尔	维持一般均势,避免和控制危机,限制战争手段,单边实施地区优势,维系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责任范围,大国一致或者大国共管 ^①
伊尼斯·克劳德	保护盟友与附庸国、防卫外部敌人、大国责任、管理贫困悲惨大多数需要的特殊责任、对国际体系整体负责、管理国际体系 ^②
罗伯特·杰克逊	维系国家间社会、支撑权力平衡、遵守国际法、适应国际贸易与商业、尊重人权 ^③
	国家责任、国际责任、人道主义责任、全球公域责任 其中国际责任包括:成为国际社会好公民、认可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善意行事、遵从国际法与战争法、惩罚侵略者、胜利中的宽宏大量行为等 ^④
安德鲁·赫里尔 亚当·汉弗莱斯	大国间规则磋商、接纳国际体系的主要行动主体、规范“俱乐部”潜在成员的行为、控制全球问题扩散、管理弱小国家、提供“等级秩序”等
布鲁斯·琼斯 卡洛斯·帕斯夸尔 斯蒂芬·斯特德曼	核不扩散、反恐、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维和、人权、经济安全等 ^⑤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公民资格是一种与“政治共同体中完全成员资格”相同的地位,^⑥因此,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特定国家不仅可以享受国际层面上的可能权利,还应该承担若干约束性的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比如 19 世纪的非欧洲国家)想要加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那么依据传统的“文明标准”,它必须事先参加一个“准入测验”。^⑦当这个国家被普遍承认为一个“全面的主权成员”,那么它便可以享受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⑧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无论是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还是俱乐部式的国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6-220.

② Inis L. Jr. Claude, “The Common Defense and Great-Power Responsibili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1, No.5, 1986, pp.725-727.

③ Robert H. Jackson, *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02.

④ Robert H. Jack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115-118; Robert H. Jackson,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70-178.

⑤ Bruce Jones, 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9.

⑥ Thomas Humphrey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Jeff Manza and Michael Sauder, eds., *Inequality and Society: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p.149.

⑦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4-21.

⑧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p.245-246.

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将国际义务等责任性规定视为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

其次,合法性问题是国际关系行为的一个“基本性”变量,也是联结文明与国际责任的重要中间要素。^① 国际社会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在历史上演化的合法性原则”。^② 从实质上来看,合法性甚至可以超越文明的基本角色,证明国际社会的存在,同时决定谁有资格参与国际关系互动;从程序上来说,它也展示着人们对国际社会“作为一种关于谁采取行动的可接受共识”的普遍接受。^③ 与此同时,责任与义务的概念(包括道德、心理甚至法律维度^④)位于国际社会的“核心”地带。在责任的意义上,“承受约束的承认”恰恰是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所在,即在正当资格和正当行为方面“承受约束的意愿”。^⑤ 从实践上来说,承担国际责任与推行伦理外交可以在国内层面上提升政治合法性并加强其“道德权威”。^⑥ 在这个方面,特定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可以展现其获得的正当资格与履行的正当行为,这将增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并推动其更好地参与国际共同体。

再次,文明的进步与转型推动着国家承认之“文明标准”的嬗变,并进一步推动国际责任议题成为评判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重要规范。从本质上来看,文明是由时空因素“共同塑造的道德理想模式”。^⑦ 进一步言之,国际法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它“只有在一个拥有特定文明程度的国家共同体中才会存在”。^⑧ 因此,包括国家承认规则在内的国际法可以“推进文明要素的全方位进步”,也能够阻止这些国家“试图阻碍这些进步”的每一种行为,并且将这种行动视为一种“伟大功能”。^⑨ 与此同时,规范是“界定权利与义务的行为标准”;^⑩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责任与义务的显著性既是适应国际规范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世界文明进步的成果。

① Matthew Weinert, “Ethics and Sovereignty,” in Robert A. Denemark, ed.,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Massachusetts: Wiley-Blackwell, Vol.3, 2010, p.1649;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②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7.

③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2-3.

④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

⑤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23-24.

⑥ David Chandler, “Rhetoric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Attraction of ‘Ethical’ Foreign Poli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5, No.3, 2003, pp.295-316.

⑦ Lawrence B. Evans, et al.,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Its Annual Meeting (1907-1917)*, Vol.5, 1911, p.268.

⑧ Alexander Orakhelashvili, “The Idea of European International Law,”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7, No.2, 2006, pp.322-324.

⑨ Harry Pratt Judson,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279.

⑩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186.

当前,传统的“文明标准”面临不少困境,特别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成员资格一旦获得便不太可能失去,但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体系一直都在发挥影响力。实际上,随着“意义转换”,文明和国际法体系建构的是一种“远比单纯的成员资格更为显著的存在”。^① 诚如德鲁西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所呼吁的,人类世界正在从“自我存续的文明”转向“人性的文明”;^②与之相呼应,阿克塞尔·霍纳特(Axel Honneth)也强调从“为自我存续而斗争”向“为承认而斗争”的转变,并认为“国际关系文明化”的“必由之路”是努力向“其他国家的集体认同传达尊重与敬意”。^③ 这种超越自我存续的注意力转变推动了主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转变试图把握住文明演变的基本脉络,嫁接起承认标准与人性关怀,并通过日益觉醒的国际责任感勾连起前文所述的种种转型。^④ 因此,这种面向国际责任的转变或“回归”被看作一种“国际关系的高级观念”。^⑤

最后,在文明背景之下,“作为责任的主权”概念依据其自身的逻辑演进。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基于历史总结了主权的“核心价值”,包括国家间的国际秩序、国家间社会的成员资格与参与、政治体系的共存、国家的法律平等、国家的政治自由以及多元化或者尊重世界上不同民族团体的多元生活方式等。^⑥ 每种价值都有与其相对应的责任类型,例如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和大国责任等。人们逐渐认为主权是一种授予国家的“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各种义务”所在。^⑦ 恰如格兰维尔所言,“不论是主权权威的正当理由还是主权的意义与内容的建构,责任都被发现处于核心之处”。^⑧ 毛维准与卜永光立足于主权的不同维度(能力、权力与控制)阐述了“负责任主权”对于不同类型国家与不同议题方面的各异行为逻辑,呈现出主权制度之下国际

① Lawrence B. Evans, et al.,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267.

② Drucilla Cornell, *Defending Ideals: War,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90.

③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1995;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35.

④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p.233-255; Anne Peters, “Humanity as the A and Ω of Sovereignt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0, No.3, 2009, pp.513-544.

⑤ Lawrence B. Evans, et al.,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p.270.

⑥ Robert H. Jackson, *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pp.97-99.

⑦ Paul Taylor,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90s: Proactiv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No.3, 1999, p.564.

⑧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249.

责任的广泛光谱。^① 进一步而言,主权自身可以区分为负向主权和正向主权。负向主权聚焦于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干涉,这种类型的主权试图保卫国际无政府状态并维持国家间关系的多元主义;正向主权则强调民众追求国内和外交政策目标的自由,它致力于保护公民免于“那些种族灭绝政府和次国家团体的掠夺行为”侵害。^② 这种区分也实际上暗合了费德勒所言之文明标准由威斯特伐利亚文明向自由且全球化文明的转换过程。在此,国际责任或大国责任大多数遵循负向主权的基本逻辑,实际上可以被称为“致力于负责的主权(sovereignty for responsibility)”。

正如麦基翁前文所言,附加在主权之上的责任包含两个不同分支,即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作为责任的主权(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主要关注主权的外部维度,不过,此概念也试图将他者的国内事务纳入考虑范围并且遵循正向主权的基本逻辑。在目前的文明背景下,国家被设置为一种“更宏大的道德计划”,^③并且人性问题不仅侵入国内事务,还关联其“国际关涉”。^④ 路易吉·博纳纳特(Luigi Bonanate)认为,“国家形成在两个背景之下,其宪法拥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国内的,另一个是外部的;一个聚焦于其公民,另一个面向其他国家”。^⑤ 因此,“只有在满足它对其公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时”,主权才能得以维持。^⑥ 这种“条件性主权”的提法也的确产生了与“文明标准”相似的功能。^⑦ 这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的急剧背离,实际上,这是主权基于其责任本质的历史传承。^⑧ 历史实践已经显示“作为责任的主权”概念的“可观”证据,^⑨并且“作为责任的主权”日益被认可为主权的中心议题。^⑩ 因此,国际社会将若干与国际责任相关的文件视为国际法的法源性文件,诸如《保护的责任:国际干涉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报告

① 毛维准、卜永光:《负责任主权:理论源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63页。

② Touko Piiparinen, “Sovereignty-Building: Three Images of Positive Sovereignty Projected Through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24, No.3, 2012, pp.408-409.

③ Matthew Weinert, “Ethics and Sovereignty,” p.1650.

④ Anne Peters, “Humanity as the A and Ω of Sovereignty,” p.543.

⑤ Luigi Bonanat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10.

⑥ Amitai Etzioni, “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 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The Inter Dependent*, 2005, p.35.

⑦ Yongjin Zhang, “China and Liberal Hierarchies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wer and Negotiation for Normative Cha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4, 2016, p.806.

⑧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p.233-255.

⑨ Matthew Weinert, “Ethics and Sovereignty,” p.1650.

⑩ Francis M. Deng, et al.,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xviii.

(2001)》与《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2004)》等。^① 在这个方面，“作为责任的主权”和“面向责任的主权”可以担当在特定共同体中评估国家成员资格的一种标准。当一个国家无法履行其对民众的内部责任时，其主权地位与共同体成员资格便会遭受质疑；当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对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共同体中的全球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承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国际规则时，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声誉和合法性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因此，在特定共同体、文明背景与主权制度演变之下，国际责任有可能担当一种评估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标准。与“文明还是不文明”的区分类似，国际责任也可以在成员资格上提供一种超越简单成员资格的更为适用的区分标准，不仅关注“负责还是不负责”，而且聚焦成员贡献力度或者负责程度。

综上所述，从概念上来说，作为“文明标准”的国际责任可以定义为一系列以国际责任评估体系来区分特定国家在国际社会或俱乐部中负责程度、成员资格以及国际角色的潜在或明确规则、规定或规范。这种以国际责任为主线的“文明标准”能够从国际秩序、和平冲突、大国角色、全球治理、主权制度、国际法遵从、民众保护、国家目标、冲突解决以及规则制定等不同维度展现在其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议题的评价和区分功能，并致力于在国际实践中塑造一种聚焦于国际责任履行的国际规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责任、国际规范与“文明标准”等概念之间呈现的是一幅复杂且交叉的图景。从本质上说，国际责任是一种既包括法律政治含义也展现道德伦理意涵的概念，其对责任与义务的强调也在内在机理上具有一定的规范力，并且这种规范力已经浸入主权制度与国家行为之中。尽管张小明将泛义的“文明标准”视为国际规范的代名词，^②但是这个术语的传统维度仅仅指涉国际规范体系中承认一国文明与否的相关规则与共识等，并不是国际规范的全部；并且“文明标准”不仅包括各国针对客观指标的评价，也包括若干更为主观的因素，特别是遵守文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与实践等。^③

^①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1; UN, “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4.

^②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2018年版。

^③ 江文汉认为，“文明标准”包括五个条件，即文明国家能够保障民众（特别是外国人）的基本权利；设置有能力自卫且有效的组织化政治官僚体制；遵守人们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并维护国内的司法与法律体系；承担国际体系的义务；遵守文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与实践等。参见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4-15.

四 顺势而为: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

如果在理论上国际责任的确有成为一种“文明标准”的可能性,那么在当今国际政治实践中,在“文明标准”等国际规范中纳入国际责任议题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在国际政治中,将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既是顺应时代发展与国际局势变迁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标准拓展与演化并超越自身的内在逻辑,更是西方诸国近年来在外交实践中着力突出的一个维度。基于此,本部分将从责任时代之需求和风险、国际结构权力转型与“文明标准”规范转变、演化逻辑和西方国家实践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 责任时代:风险与诉求

根据传统“文明标准”,若干文明国家组成了一个以更为先进的法律规则体系为特征的共同体,即国际社会。如果特定国家想要加入这个国际社会,它们必须满足所谓文明的若干基本条件并且接受由文明国家主导的特定文明体系。实际上,致力于以文明和野蛮来区分国家的人们存在一个忧虑,即不文明国家可能会毁坏当前的主流体系。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对于“新独立国家将全盘拒绝国际法”的恐惧也甚为流行。^①进一步言之,如果将“文明的冲突”和西方历史考虑在内,“对野蛮的恐惧”或者“什么风险将我们置于野蛮威胁”等在欧洲诸国和民众思维中影响深远。^②

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成本,例如全球问题和危机爆发并威胁着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其范围超过传统国家边界,破坏力远远超过单独一个国家的应对能力。人类居住在“以文明风险(civilizational dangers)为主线的时代中”,^③也就是所谓的“风险社会”或“风险世界”。在风险社会中,许多风险或危害的核心概念便包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限定性关系(relations of definition)以及灾害的社会爆发力”。在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者“责任危机”与风险的扩散和风险社会的形成亦步亦趋。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可以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必须不可避免地知悉灾难的现实却同时会否认其存在、隐藏其根源并预示着赔偿或控制”。这意味着一系列风险灾害的发生,例如全球风险、暴力冲突、市场

①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1-12.

② Tzvetan Todorov, *The Fear of Barbarians: Beyo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8, p.6.

③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p.132.

风险、生态风险、健康风险和金融风险等。^① 正因如此，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中，自我利益必须“将他者的福利考虑进来”方可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一方自我福利的责任是由他者的责任所界定”。^②

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相关，伴随风险社会而来的是对社会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伤害、损伤或损失。与此同时，全球风险甚至掌握了“混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机制”的权力，也拥有了“为政治行动撬开缺口”的权力。^③ 因此，贝克宣称，无人能够逃避开世界风险社会的责任关系，这已经成为日益明晰的意识。^④ 在国际政治中，遏制国际行为者“伤害的权力”便也成为国际议题。^⑤ 以贝克的观点来看，当前的国际社会存在两种全球安全政策模型，即“美国治下的和平”和全球共同体。究其实质，这两种模型实际上是“全球责任原则的不同变种”而已。^⑥

2009年，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指出，在西方历史经历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之后，当前人类正面临责任时代、逆转时代和褊狭时代三种选择。如果要避免褊狭时代和逆转时代的话，人们必须正视责任时代的一系列特征，比如负责任的全球化、全球环境的负责任管理、金融责任、负责任的多边主义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⑦ 因此，履行国际责任在责任时代的建构方面甚为关键，特别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负责任的多边主义实际上预示着一一种潜在的承认准则，即在责任时代和全球治理框架下，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足够负责从而能够获取其他成员之尊严与威望承认的资格。

与此同时，佐利克也宣称，“我们的责任时代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不是局限于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Revisited: Theory, Politics and Research Programmes,” in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loon, eds.,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24; Ulrich Beck, “Critical Theory of World Risk Society: A Cosmopolitan Vision,” *Constellations*, Vol.16, No.1, 2009, pp.3-22; Anthony Giddens,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62, No.1, 1999, p.8; Darryl S. L. Jarvis, “Risk,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Ulrich Beck and the World Risk Society Thesis,” *Global Society*, Vol.21, No.1, 2007, p.32.

② Beverly Crawford, “Toward a Theory of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55.

③ Ulrich Beck, *World at Risk*, p.59.

④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pp.73-176.

⑤ Andrew Linklater, *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⑥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2006, p.132.

⑦ Robert Zoellick, “Time to Herald 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5, 2009.

西方的时代”。^① 其内在暗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本存在着一个责任时代的西方模式雏形；另一方面，这个西方模式会拓展成全球规模。可以推断，其沿袭责任维度的拓展必然需要与责任议题相关的“新文明标准”，以之来评判其他可能成员的基本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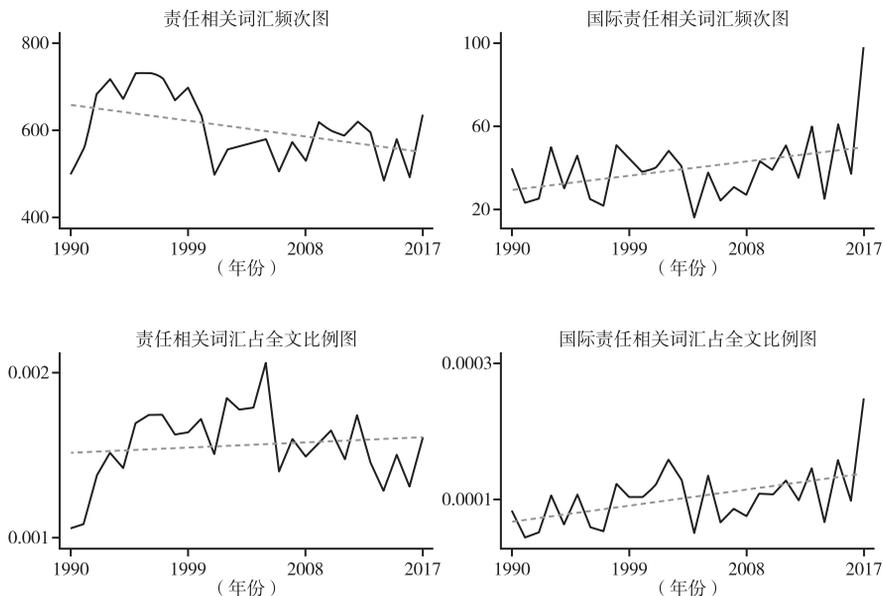


图2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责任话语(1990—2017年)

资料来源: Alexander Baturo, et al., "Understanding State Preferences with Text as Data: Introducing the UN General Debate Corpus," *Research & Politics*, Vol.4, No.2, 2017.

注: 实线代表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次或者比例, 虚线代表词汇频次或比例的线性拟合线。

当然, 冷战之后, 责任与国际责任等词汇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有了较高的显示度。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环节能够从话语方面展现出特定国家与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偏好, 也能呈现不同国家对于国际政治重要议题的基本观点。如图2, 1990年至2017年共28届联合国大会中5163次辩论的语料库(UNGDC)数据显示, 各国在冷战之后对于“责任”的诉诸并没有增长甚至在绝对词汇频次上有所下降, 这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所展现的责任关注疲软。但是, 一个更为显著的趋势是,

^① Robert Zoellick, "Time to Herald 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5, 2009.

世界各国在辩论中对“国际责任”系列话语的使用频次与比例却稳定增长，特别是2017年，各国在大会辩论中对国际责任的呼吁达到1990年之后的最高点。^①

（二）秩序变迁下的国际规范调整

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变之中，国际社会面对着将新兴大国吸纳进国际秩序并予以妥善安置的艰巨任务。其一，作为国际秩序支柱之一的实力结构维度面临西方大国相对衰落与新兴大国日益崛起的冲击。其二，作为其另一支柱的合法性维度也不得不正视与权势转移相关的国际规范重构问题，因为伴随西方主导地位确立而形成的一整套国际交往规则与规范也在新情势之下面临着适用性的拷问。

一方面，作为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标准”问题势必受到国际规范嬗变的影响并做出相应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国际秩序中的实力变动，呈现出在特定国际规范下的承认与评价逻辑。目前，国际法中的国际责任规则和国际政治中的“负责任主权”等规范倡议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潮流，推动着当今国际规范体系的重构，也从实践上影响着若干国家的国际责任履行行为，更被视为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规范性原则”。^②

鉴于国际负责任行为和负责任的主权制度在当今国际秩序转型和未来重建中的重要性，这就为负责任主权等规范、规则或者制度纳入国际规范体系并成为有影响力的显著规范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负责任主权等规范与实践探索也在风险剧增的国际结构中扮演一定意义上的评估“标杆”角色，并且这种“文明标准”功能已经建构起更深入的责任与主权的联结，也进一步塑造了在新国际规范指导下的国际行为体。例如，固然存在自身责任传统的影响，但是中国“负责任大国”政策的出台更多的是源于国际规范及其实践的推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2005年美国方面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进程。最终，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与合法性框架中，责任内容既是国际政治进程的“规则书”也是“记分卡”。^③

另一方面，国际规范变迁的动力之一便是新兴大国崛起、适应国际体系并试图寻求国际秩序中的更大话语权。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国际秩序危机产

① Alexander Baturo, Niheer Dasandi and Slava J. Mikhaylov, “Understanding State Preferences with Text as Data: Introducing the UN General Debate Corpus,” *Research & Politics*, Vol.4, No.2, 2017.

② Amitai Etzioni,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 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50, No.1, 2006, pp.71-85; Bruce Jones, 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2009.

③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67页。

生的一个原因便是秩序结构与规范不适应权力关系的变化,即“崛起国家不愿扮演它未参与设计的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而现存大国也许无力对这一体系的平衡做出调整,以包容它的崛起”。^①

特别是新兴大国更为关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并将其作为塑造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标准之一。^②与此同时,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也在国际行为负责与否的问题上展开了辩论,这也初步显示负责任规范对大国的制约功能与导引作用。其中,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也必须解决新兴大国的相应地位与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承认问题,既包括国际社会基本成员也包括大国俱乐部成员的资格问题,并且这种承认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承认。因此,克拉克认为,后冷战时代的规范创新与合法化要求当今大国的参与,并需要见证一种“新文明标准”的应用;其中,中国在发展中希望通过“所设想的‘责任’检验”从而降低国际社会对其成员资格与身份的过分关注。^③以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是将负责任主权提升到一种使国际秩序具有“道德内涵”的原则高度。^④

因此,在新兴大国崛起的结构之下,国际责任可以说既是传统“文明标准”的内在要素,更是“新文明标准”的重要支柱。但是围绕着国际责任因素也产生了若干争议与辩论。近年来,对国际责任的重新关注实际上源自美国在21世纪初接触政策的调整与新兴国家崛起引发的影响。如果说基于国际责任履行的承认标准是为中国量身定做显得武断,但崛起国家特别是中国卷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辩论的旋涡确实千真万确。^⑤许多评论者将崛起大国视为“享受大国权利却不承担相应义务”,并且批评这些大国是“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不负责任的大国”,从而质疑新兴大国的成员资格。这试图暗示,与先进同侪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大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体或者“问题国家”。^⑥

(三)“文明标准”责任逻辑的复兴路径

除了国际政治现实变迁的外部结构性影响(如风险社会形成和大国崛起等)之

①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

② Liping Xia, “China: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 17.

③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63—66页。

④ Bruce Jones, 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 pp. 8-9.

⑤ Weizhun Mao, “Deba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2, 2017, pp. 173-210.

⑥ Stewart Patrick, “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 pp. 44-53.

外,作为一种“文明标准”的国际责任可以从内部回归到江文汉关于传统“文明标准”及其双重未来标准的讨论。^①可以说,国际政治变迁引致的国际责任规范在传统“文明标准”中的复兴也有迹可循。

首先,传统的“文明标准”实际上也将国际义务作为评判成员资格的一个门槛。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倡议主要源自传统“文明标准”的第四个要求,即通过某些方式提升国家间的交流沟通从而履行国际社会责任。^②此外,不仅依赖于严格定义,国际责任还可以由其他四个要求分别推动。传统定义要求文明国家不仅应该遵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也要恪守文明规范与实践,这恰恰属于国际责任范畴。与之相关,杰克逊强调遵守国际法和尊重人权等是历史上的国际责任类型,他对国际贸易商业以及人权的关注再一次附和了其基本权利的第一个要求。^③此外,他也强调国内政府制度与司法机构的能力与有效性问题。这个维度一方面与国家履行国内外责任的能力相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无法为其民众提供最基本的保护时,这些国内议题便会在“条件性主权”时代变成其他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主体。^④诚如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所言,遵守国际法的能力和意愿在判断国家法律地位的标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无能”则可能成为“拒绝将此实体视为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原因。^⑤

其次,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新承认标准也同时与江文汉的两个可能推论密切相关,即非歧视/人权标准与现代性标准(例如生活和文化等)。^⑥人权不仅是国内标准的关注点,也是国际共同体中国际责任的主体。^⑦当特定国家在其领土之内面对一次人道主义危机,不管此危机源于何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它便与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休戚相关。由此,特定国家被评估为“不文明的”和“秩序混乱的”等。在这种情况下,此情势将道德负担旁置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身上,并通过其行动来测量大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程度。相应地,人道化趋势和条件性主权增加了人权在承认或评估

①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4-93.

②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14-93.

③ Robert H. Jackson, *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p.102.

④ Amitai Etzioni, "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 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p.35; Thomas J. Biersteker,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p.163.

⑤ 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p.72-73.

⑥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90-93.

⑦ 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4, No.1, 1998, pp.1-23; Robert H. Jackson, *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p.102.

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程度中的显著性。^①

最后,在全球化结构之下,作为一种承认标准的国际责任也通过特定渠道与现代性标准联系起来。例如,生活质量与健康方面的生活标准连接着全球议题和风险,也遵循着对有组织不负责任行为的恐惧与风险社会的基本逻辑。当应对全球问题时,国际责任顺理成章地可以成为一种在全球共同体中评价大国表现的基本标准。

(四) 西方“文明标准”实践中的责任线索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积极主动地履行国际责任逐渐成为一种至少在话语上的普遍规范,并展现出国家文明与否和负责与否的重要资格区分功能,也呈现出国际责任作为一种规范导向对国际社会归类的组织原则功能,特别是若干国家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开始普遍地有意识地标明自身的“文明”与“负责任”身份。作为一种可能的“文明标准”,国际责任一方面引起各国与国际社会对于其文明性与规范性的理论和政策辩论,另一方面则指引着各国标榜自身外交政策所内含的责任性,并在全球层面上对目标国家(特别是大国)的行为形成一种规范约束。

第一,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进入国际法视野的国家继承问题。尽管有学者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详尽的国际法律规则,作为继承者的新国家却依然会偏向于接受其前任国家的“旧义务”。当然,继承国家的活动可能源自其政策考量,在当前法律条款中,这种政策导向的路径依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是,在这个方面,规范性因素(如规范关注、规范缺陷以及现实性规范等)与日益提升的责任感对新生国家担负责任和“适应具有竞争的自决政策与全球稳定政策”而言至关重要。^②可见,新生国家或者继承国家为了尽快进入国际社会家庭并获得其他成员的资格承认而自愿遵从这种国家责任或国际责任维度的承认标准。

第二,除了关于新生国家的法律辩论之外,作为超级强国的美国也为国际社会展现出一幅类似的图景,试图呈现其负责任的一面。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际责任与责任感推崇备至,他宣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这类全球责任议题当作战略目标,他借用尼克松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的言论来进一步剖析其观点,即“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我们才能始终

^① Anne Peters, “Humanity as the Λ and Ω of Sovereignty,” pp.513-544; Luke Glanville, “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p.233-255.

^② Tai-Heng Cheng, “Why New States Accept Old Obligatio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41, No.1, 2011, pp.1-51; Patrick Dumberry, *State Succession to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07.

是一个伟大的国家”。^① 1995年、2000年和2006年的世界公共舆论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三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时常服务于利他目的并服务于独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利益，包括利他主义议题、灾害应对、人道主义、发展援助和减贫议题等。^② 当然，作为一个对比，美国等大国也经常学者以“不负责任大国(great irresponsible)”或者“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来描述，这也显示了国际社会以负责任与否来评价一国作为的基本态势。^③

第三，冷战之后西方军事干涉或人道主义干涉的演变与拓展进一步展现了以责任为线索的“文明标准”的巨大影响力。1999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美国芝加哥发表了题为“国际社会准则”的演讲，提出了包括国际金融管理体系改革、世贸组织自由贸易新动力、重新考量联合国工作体系、重新审视北约组织、为《京都议定书》展现更大合作力度以及关注第三世界债务六大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注推行军事干涉并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的标准等。布莱尔在演讲中以人道主义干涉等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际责任从而应对那些“非民主且参与野蛮行径”的政权组织。^④ 这种区分实际上影响了进入21世纪之后的“保护的责任”以及“负责任主权”等国际责任倡议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规范功能。^⑤ 尽管依然存在不少争议，但是“保护的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2005年左右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一项由全部成员国支持的全球性政治承诺，并被运用到若干国家面临的冲突、国家失败与人道主义危机之中。^⑥ 《保护的责任》报告特别指出，“国际共同体欢迎签字国家成为国家共同体的负责任成员”从而“赋予其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当然，相关国家一旦签字，也就表明其“接受了成员责任”。^⑦

第四，国际责任作为“文明标准”实践的另一条线索是西方主要国家在外交政策

①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398、430页。

② World Public Opinion, *US Role in the World*,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7.

③ Hedley Bull, “The Great Irresponsible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35, No.3, 1980, pp.437-447; Stewart Patrick, “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2010, pp.44-53.

④ Tony Blair,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cago, USA, April 24, 1999,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www.number10.gov.uk/Page1297>, 访问时间：2018年8月7日。

⑤ Alex J. Bellamy, “Humanitarian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ventionist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3, 2003, pp.321-340.

⑥ 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52—57页；Alex J. Bellam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Five Years On,”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4, No.2, 2010, pp.143-169.

⑦ 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2001, p.13.

方面强调的伦理、文明与责任特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伦理因素成为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显著变量,也成为西方中左翼政府宣示其公共物品主体地位之承诺与话语中的重要词汇。例如,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宣称推行一种“伦理性外交政策”,这种伦理回归的外交政策所关注的主题便是人权与人道主义等因素,其中,有学者针对干涉主义提出了“保护谁的责任”问题。^①这种外交政策实际上为人道主义干涉或者武装干涉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外衣,从而为英美欧等开展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话语体系。欧盟支柱德国则在其冷战后期主打“文明力量(Zivilmacht)”并在近年来力推“建构力量(Gestaltungsmacht)”等外交政策方针,用于展现自身在国际舞台中的规范性角色,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积极寻求国际秩序维护和建构的伙伴,推动国际社会与国家行为体的重构与类别化。无论是文明力量定位还是建构力量立场,德国都将对全球问题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置于其外交政策与辨识国际伙伴的重要地位,即“塑造全球化、拓展伙伴关系与共同承担责任”。^②作为一种另类的新兴国际行为体,欧盟致力于成为一种“文明力量”,并将负责任规范与履行国际责任贯彻到其打造全球行为体的过程之中,其做出全球与地区层次行动时经常会考量自身是否能够承担地区/全球责任。^③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欧洲应该成长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善意的传统型大国”行为体,即成长为“全球好公民”,充分展现欧洲“向善威力(forces for good)”的能力,并承担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④

由此可见,虽然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或者主要大国的明确接受,但是,以国际责任为主线的“文明标准”实践最起码在西方世界中已经得以某种程度的实施,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操纵国际规范、巩固自身优势地位并防止甚至剥夺新兴国家等非主导者掌握正当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① Dan Bulley, “The Politics of Ethical Foreign Policy: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ho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3, 2010, pp.441-461; Tim Dunne, “Ethical Foreign Policy in a Multipolar World,” in Chris Brown and Robyn Eckersle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2018, <http://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8746928.001.0001/oxfordhb-9780198746928-e-36>, 访问时间:2018年6月13日。

② German Federal Foreign Office, *Shaping Globalization, Expanding Partnership, Sharing Responsibility: A Strategy Paper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Berlin: Die Bundesregier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1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610644/49a58b5ecfd5a78862b051d94465afb6/gestaltungsmachtkonzept-engl-data.pdf>, 访问时间:2018年6月25日; Robert Kappel, “Global Power Shifts and Germany’s New Foreign Policy Agenda,” *Strategic Analysis*, Vol.38, No.3, 2014, pp.341-352; 于芳:《德国的国际角色与外交政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③ Mario Telò, *Europe: A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Union,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④ Tim Dunne, “Good Citizen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1, 2008, pp.13-28.

总之，国际责任的“文明标准”应用具有多种显著特点。

第一，该标准并不是只认可一个国家的成员资格与否，它实际上是为了评估负责任程度以及展现更高文明的程度。作为一种“文明标准”，国际责任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成员资格与否的问题。以中国为例，“超越成员资格”^①意味着国际社会中一种更高水平的承认，不再只关注是否具有资格的传统“文明标准”。

第二，国际责任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型的演变概念，它既是传统“文明标准”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同时包含着若干“新文明标准”的其他指标，例如人权与战争和平议题等。^②因此，在国际责任及其规范充当承认规则的过程中，不仅有原“文明标准”相关规则的“复兴”（如遵守国际法等），也包括国际议题“责任化”带来的新议题拓展与规范建构（如负责任主权）；其中，复兴的国际责任规范是已经被接受且目前需要继续强调的既成国际规范，而负责任主权等新脉络则是一种处于建构过程中且国家之间正在争论的规范，并且在此领域还有若干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规范倡议（如在“保护的责任”之外还有巴西提出的“保护中的责任”等倡议），这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不同成员在国际规范场域的一种竞争。

第三，国际责任也是一个依赖背景的“情境性”概念。国际结构和文明背景的变化会影响其在承认成员资格并评估其履行责任程度方面的一致性。例如前文所述之20世纪初对西半球诸国的承认、20世纪20年代对苏联的承认以及冷战期间的承认工具都显示了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的情境性特征。^③

第四，国际责任是对国家予以承认的一种外部标准，不是一种对自身及他者国内事务的认可标准。当然，内部维度与外部维度是相互联系的，如博纳纳特所言：“如果一国在国外表现得毫无道德所言，那么它在国内也不会按照道德行事（反之亦然）。”^④

第五，国际责任充当一种“文明标准”既可以在正面意义上承认特定国家的普遍性或者俱乐部式的成员资格，更能用于拒绝承认甚至剥夺特定国家的相应成员资格。例如，在克里米亚争端之后，2014年3月，八国集团(G8)指责俄罗斯违反相应的国际法以及国际义

①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cretary of State, 2005.

② 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pp.1-23; Ann Towns, “The Status of Women as a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5, No.4, 2009, pp. 681-706; Brett Bowden, “In the Name of Progress and Peace: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Universalizing Project,” pp.43-68; Mark Neocleous, “The Police of Civilization: The War on Terror as Civilizing Offensive,” pp.144-159.

③ Thomas J. Biersteker,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pp.162-163.

④ Luigi Bonanat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79.

务和责任而拒绝了其俱乐部成员资格,并在谴责俄罗斯之后强调“我们绝不承认”。^①

当然,国际责任的“文明标准化”并不是没有争议。例如,“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精确含义和内容就存在争议。^②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便质疑“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框架的有效性,认为此术语“更像一种简单的口号,不太像一种完整的战略”。^③基于此概念的模糊界定,责任理念有时也被新兴大国用作一种拒绝参与全球治理框架的“偷梁换柱(ever-shifting goalpost)”的工具。^④因此,“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国际责任议题的不完善性为进一步探讨留下了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学界未来能够提供一个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议题的分析框架,这将有助于理解国际责任规范在决定承认成员资格以及更高国家地位等问题上的角色。

五 结论

“现代世界的概念、价值和词汇依然主导着国际关系的思维。”^⑤国际责任便在本研究中担当了这个角色,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承担起认可国家行为体尊严或威望与否的标准角色。从理论推演和实践摸索来看,国际责任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文明标准”,它也是一个在国内议题之外可以运用的重要且必需的指标。一方面,聚焦国际责任建构新标准是对传统“文明标准”的一种“复兴”;另一方面,国际责任充当的承认标准已经从被动维度延伸到主动维度,并且超越二元区分成为一种多层次的承认标准,它也成为沟通内部与外部议题更为密切与复杂的联结。

其一,分类能够创造秩序。诉诸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承认工具能够推动反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并削减其在责任时代中造成的危害。这种运用有助于区分潜在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是不是应对全球问题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也能够推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以国际责任为“文明标准”的规范体系下实现国际行为的聚合。

① G7, “The Hague Declaration,” The White House, March 24,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3/24/hague-declaration>, 访问时间:2018年8月12日。

② Jaeho Hwang and Brad Glosserman, “The Concept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Seen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Seo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Vol.19, No.2, 2010, p.169.

③ Aaron L. Friedberg, “What Does It Take for China to B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Symposium: China’s Rise and Its Limitations: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February 1, 2007, p.85.

④ Kai Michael Kenkel and Marcelle Trote Martin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No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Moral Duty or Shifting Goalpost?” *Brazi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 No.1, 2016, pp.1-27.

⑤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p.22.

其二，国际规范领域也存在竞争。“文明标准”是一个多元维度的复数概念，包含若干项不同的指标，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又开始关注这些嵌入当今国际社会规范和/或组织原则之中的“主要实践”。^① 面对国际规范的变迁，西方诸国又开始寻求“新文明标准”的创设与诠释，从而巩固西方国家在“文明标准”领域的规范设定权和话语权。恰如克拉克所言，国际社会“始终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规范场所”，^②因此，“新文明标准”的创设也可以看作国际政治中的一种话语竞争，势必造成“‘文明标准’的冲突”。^③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需要聚焦自己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新国际规范的创制，主动应对西方大国在“文明标准”领域展开的话语权争夺，全力塑造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规范性力量，展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声音与方案。

其三，责任履行有其限度与条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国际责任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条件性主权”时代中充当新型“文明标准”的角色。国际关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慈善之上的”。^④ 主权国家的自由依然是重中之重，如张小明所言，主权原则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和“文明标准”的核心要素。^⑤ 国际责任只是“次要且从属于国家主权”的一种指标。当国内责任与国际或者全球责任相摩擦时，国内责任便会居于首要地位。然而，这个现实也不能否认国际责任“能够而且必然”在多种责任之中“拥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极为显著的地位”。^⑥

当然，本文只是从“文明标准”角度联结起国际承认、国际责任与国际规范等相关议题，从而为国际责任的“文明标准”倡议建构起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未来研究应一方面在国际责任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国际责任行为的具体评估指标，形成一套可行的国际责任行为测量体系；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者也应该基于特定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积极参与“新文明标准”的学术与政策讨论，并积极展现国际责任或其他与中国议题有关的“文明标准”在相关指标中的比较优势。

（截稿：2018年9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Dimitrios Stoukos,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Standard(s) of Civili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547-548.

②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67页。

③ Gerrit W. Gong,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Today,” p.93.

④ Tai-Heng Cheng, “Why New States Accept Old Obligations,” p.48.

⑤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第47页。

⑥ Robert H. Jackson, *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 p.105, p.150.